

也许什么都不是的，从被剥落的手指开始，宿命的蔓草就开始滋长，整整捆绑了程蝶衣一生。为他的霸王，为他的京剧，为他不疯魔不成活的个性，蝶衣用尽了他的一生。影片《霸王别姬》用一个个意象丰富，极具张力的情节展现了程蝶衣的悲剧人生，也展现了生存于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中一代人的多舛命运。

成年蝶衣出场的第一幕戏后，段小楼说自己两手轮着撑在腰上，就算蹭出血唱也要让袁四爷瞧瞧。正说着，蝶衣轻移到他身后，突然从身后掐住他的腰。一刹那，画面突然恍惚了起来。镜头切了四下，影像模糊晃荡，蝶衣浅浅地倚在段小楼身后，望着镜子里两个状似相依的人影，出了神。这时，镜头转向镜子，迷离的光，淡淡的影，泛黄的镜子似乎开始烟腾雾漫。导演巧妙地运用镜子反射的光与镜中的影，营造出迷离的意象，亦真亦幻，并最终将两人的身影以静态的方式定格。人怔怔，镜也怔怔，哪里是戏，哪里是现实；哪一面是镜子，哪一种是人生；哪个是霸王，哪个又是那从一而终的虞姬？

二

日军占领北平。在悬着“大东亚共荣”条幅的戏院里，蝶衣于台上贵妃醉酒。霓裳羽衣，飘飘地旋转着绝世的风华。

头顶忽地撒下无数抗日传单。灯骤灭。台下喧哗。

没有人再顾及台上的贵妃。一片混乱之中，唯有蝶衣，独立于黑暗之中，在漫天飞舞的传单下，继续未尽的舞步，丝毫未曾停滞。

纷杂的场面。摇晃的光影与置身其中优雅如常的贵妃。

在这鲜明的对比中，嘈杂无形中隐去，时间刹那间凝固，画

面生生传达出难以言表的静谧。那一刻，蝶衣就是贵妃了，他不演给任何人看，他进行着一场只属于他自己的对京剧的献祭。

戏就是命。

戏，使他一生都宁愿孑然立于如梦的时代岸边，不论朝代更替、世事



梦回《霸王别姬》

文/蜥蜴

我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郎……

小蝶衣含血带笑，款款走来。

是在哪一刻唱顺了那句戏词？

在伴随着斥责、鞭打的意志暴力中？

在吞下生命里最后一颗糖葫芦后摇摆于悬梁下的身影中？

在大师兄恨铁不成钢而又怜惜的眼神中？

于是，小豆子死了。

活下来的是虞姬。

在执着和扭曲的碰撞中破茧而出。

纷扰。戏是最执着也最剥离的边缘性存在。这种存在只与心灵相关，使他拒绝与时间、与现实对话。在他眼中，舞台之下，乱世之中，一切都是荒唐，一切都归于无义。

三

批斗戏。

蝶衣、段小楼和其他一帮京剧演出者连走带滚地被拽到批斗场的正中央。拉扯间，镜头快速后移，并跟着趑趄，摇晃，将这即将面临受审人们内心的莫名、仓惶、恐惧展现得淋漓尽致。就这样，身处“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纯粹世界里的人们毫无预知地被拉到离现实最近的距离。

镜头充斥着属于那个时代的特殊意象：白刺刺的长条革命标语，猩红的成片旗帜，随处可见的毛泽东头像，统一制服的批斗人员，急速流动的人群，疯狂的神情，狂热的口号……意象的重重叠叠将狂躁散布于画面每一个角落，将不安暴露于青天白日之下，异常鲜明地勾勒出这类失去常态的人群：这里有“意识”而无“意识”，有“纲常”而“纲常”尽丧！

冲天火焰中是蝶衣如血的红唇，近似狰狞的脸孔，他魔症似地自语：“你们都骗我，都骗我……”，下跪的楚霸王击溃了他最后的心理防线，“我也揭发！揭发姹紫嫣红！揭发断壁颓垣！段小楼你天良丧尽，狼心狗肺，空剩一张人皮了！……你当今儿是小人作乱、祸从天降，不是！不对！是我们自各儿一步一步，一步步走到这一步田地来的。报应！！……”画面中是蝶衣绝望至疯狂的脸。

虞姬不再。

不得不承认，这里每段台词都被注入了饱和的情感，一声声

认识你自己

我曾经执着地一心认为上帝不曾赐予生活的哲语给人间，可“认识你自己”却是真的。

——题记



有一缕阳光从希腊的土地上走过，照

射在德尔斐神庙的门楣上，光线把刻在上面的“认识你自己”的铭言涂成了金色，苏格拉底看见了，把它作为自己哲学原则的宣言。

你呢？当你宁静的走过它，当你用心灵的情感去体悟它给予的神奇力量时，你是否已经在心里把它当作你的座右铭。而后，去践行这神赐的关系人生的忠告！

苏格拉底认为，人们不去关心自身而去关心自然，而且在对于宇宙万物本原的探讨上以感官为依据，但认识自然的本性为我们的能力所不及，因而哲学的真正对象不是自然而是人自己。人要真正认识自己，便不能违背哲学爱智慧求知识

的初衷，只有自知自己是无知而热爱智慧，才是真正的聪明，才能实现自己的本性，完成自己的使命，成为一个有德性的人。

也许，正因为历史证明他是对的，他的另外的哲学也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才把他与释迦牟尼、孔子和耶稣等人并称为人类的导师。

认识你自己。为苏格拉底赢得了荣誉，为我们面对纷繁复杂的生活时指明了第一步，即是自己当前拥有的到底有些什么？自己拥有的这些能改变或完成些什么？去改变的过程和结果到底对自己有怎样的意义？

二

人最难的是认识自己。当我试图从人自身去探索怎样认识自己时，又不得不坠入历史的卷册，去寻找人类在追求文明和自由印迹的历程中，有关人类认识自己的艰难。

西方的历史在爱琴文明中开始流动，它流过幼发拉底河，酝酿了辉煌的雅典文明。但西方的历史，还是在后来进入了压抑人性的黑暗中世纪，人的命运只能由上帝来支配。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爆发，使人从上帝的桎梏中挣脱出来，踏上了自己决定命运的道路。人们为着自由、幸福、理想的王国，

对人性的质问狠到扎一针就喷出血来。整个过程中，我们没有完全看清蝶衣的神情，这反而使那句句隐泪，字字浸血的台词被意外放大了。在蝶衣凄厉的叱骂中，它们狠狠地扣击着观者的每一根神经，心底纠结已久的情感也随之无限放大，放大到让人无法忽视。这一刻所有人收起伪装，任情感肆意宣泄。

是恨？是清醒？段小楼终究不是楚霸王，情感于他，只是生活的寄托，京戏于他，更只是谋生的技艺，所以当生命受到威胁时，他决然放弃了一切。但蝶衣不是。当这些他用生命去珍视的东西在人为的作用下，在时代的倾轧中轰然崩塌，他的情感何以“恨”一字概之！

持续接近三个小时浓墨重彩的声画轰击向我们展示了包括程蝶衣在内的一群人的悲剧人生，但在剧终，当我

们用炽热的双眼去凝视时，却发现剩下的只是一片荒凉：情感的荒凉，人性的荒凉，一代人的荒凉。程蝶衣的悲剧命运固然有他自身个性取向的原因，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伸出强有力的手彻底颠覆蝶衣人生的是那个颠沛流离的时代。正义被置换成邪恶，非理性的被捧为真理，是非颠倒，善恶界限缺失，时代的剧烈冲击使处于弱势的人群迅速走向幻灭。

短短几十年间，江山易主，一代又一代，人物的命运如云烟般消弭在历史滚动的车轮中。而恰恰是这样的时代，让人们承受了更多时代强制赋予的东西，命运就在时代的更迭中被强制更改，悲剧收场。痴、笑、迷、狂……世间万象纷繁杂沓，而在一切隐去之后，剩下的是整个时代的悲剧。

写《霸王别姬》这样的影片注定

要付出代价的。回头看看，我所意会到的一切在这些孱弱的文字下显得如此苍白无力。无论怎样努力，我总抑制不住地跑开神去。影片的一幕幕异常清晰地眼前闪过，万般感受——抑郁、温情、无奈、苍凉……郁积胸口，浓得化也化不开。它们“蛮横”地拉扯着笔尖，在耳边朝我几近“猖狂”地呐喊，要我去记录它们，为它们留下点什么。我近乎于艰难地完成了这篇文章，最后都快有“如此不自知的选题”的自责了。而这次作文使我似乎又回到了那个略显寒瑟的冬夜，在那个流光溢彩的京剧世界，在那个一梦一世的陆离空间，在鼓点的起起落落、二胡的疾走直转间，在蝶衣生不逢时的迷离柔情中乍梦乍醒，潸然泪下……